

儿子是妈妈的天空

——写给英雄罗阳的妈妈

□烈 娃

妈妈!罗阳的妈妈!好妈妈!
您用温软的手轻轻握着我冰凉的手,沈阳这时的室外气温已是-20℃啊!但瞬间,我的心就被捂热了。

我是沿着罗阳回家的路寻觅到您的,一路上我仿佛看见您的儿子,我们民族的英雄——罗阳魁梧的身影。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当那架性能良好的国产歼—15舰载机在“辽宁舰”航母的甲板上完美立足,中国的航空史从此写下辉煌的篇章。

您的儿子罗阳——中国航空工业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就是此次行动的现场总指挥!

就在那个辉煌的瞬间,有谁知道一位母亲的心。

您的心,一直紧揪着,关注着那成败的瞬间。

妈妈是儿子的大地!儿子是妈妈的天空!

妈妈您一直仰望着天空。

您希望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这样,儿子和他的战友们研制的飞机就能更加顺利地着舰了。

我在自己曾经拍摄过的一部电影中借主人公的话说:“要是好多好多人都希望成功的事,就一定能成功!”

这一天,妈妈万里无云,我们的歼—15舰载机从遥远的天边呼啸而来。所有现场的人们都像被鼓风机吹起来般,心饱满满地鼓胀着,仿佛一敲都会如战鼓般咚咚响。

妈妈!我们的舰载机飞过来了!它胜利地开怀大笑,我们成功了!

这正是“好多好多人都希望成功的事”啊!

妈妈您当时端坐在家中的电视机旁,

笑得脸上都开了花。

您回忆起儿子的小时候,是那样的与众不同,玩,都要玩出智慧。比如不可以转弯的滑轮,儿子罗阳却琢磨着研究出“方向盘”,让它可以随意转动;后来在爸爸罗哥的指导下,开始自己安装收音机……

妈妈您又笑了。您继续在屏幕上寻找——

不知为什么,您心里无缘无故地产生了某种不安。

不会的!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是的。这一天是公元2012年11月24日,中国记住了这一天!世界记住了这一天!伟大的中华民族成功走向了海洋复兴之路!

但是就在这一天,您的儿子倒下了。

罗阳!他魁梧,他伟岸,他笑声朗朗,他身姿矫健,他精力旺盛,和他的战友和同事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用5年时间研制了比企业过去50年还多的新机型。就在临终前不久,他还带领企业员工在4天内实现了两个型号的新机完美升空。紧接着,他去珠海参加航展,又匆匆赶往大连“辽宁

舰”,为命名为“飞鲨”的歼—15舰载机保驾护航……

一个这样精力超群的人,怎么会突然倒下呢?

从2012年11月18日到11月25日,罗阳在“辽宁舰”航母上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8天。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高度浓缩的8天!

这8天的每个夜晚,“辽宁舰”航母第三层07号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很晚,执拗的哨兵知道,这是歼15—舰载机总指挥罗阳的房间。哨兵轻手轻脚地走过罗总门口,生怕打扰了他的工作。

清晨,海平线上刚刚露出一丝淡红色缝隙,罗阳就起床了。他和大家一起过着军事化生活,并尽快熟悉了解舰上的各种情况,全神贯注地投入海试任务。在海训间隔时,又找设计测试人员一起研究舰上试飞后的结果……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操碎了心!

2012年11月24号,那个万众欢腾的时刻,那个让人屏住呼吸热泪盈眶的时刻,有谁知道罗阳的心脏剧烈地疼痛起来。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近距离地面对呼啸而来的歼—15,就像面对自己即将诞生的孩子。他要记录舰载机着舰的每个瞬间,以便将来更好地改进,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迎接另一个灿烂的新生命诞生!而那轰隆隆的巨响,竟然迷惑了他对自己心脏的准确判断。

有谁知道罗阳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

妈妈知道!

妈妈的预感总是不会没有缘由的。

这是沈阳一条普通的小街,院子里住着的都是军队的离退休干部,多年来他们常常看见那个戴眼镜的大个子中年男人,走进这院子,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总后勤部沈阳干休所”。

院里的人们知道他叫他罗阳,是一单元五层吴传英的儿子。

罗阳的父亲叫罗哥,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但英年早逝。

“老罗去世的那3年,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阳的妈妈始终没松开握着我的手。她没有眼泪,她的泪早流干了。而我的心,却被泪盐得很疼。

当时,罗阳对妈妈说:“妈妈呀!还有我呢。”

从此只要有一点空闲,罗阳就会抽空来看妈妈,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但他总要牵着妈妈的手到楼下散散步。邻居们羡慕地

说:“吴娘有个多么孝顺的儿子啊!”

每次离别时,罗阳在楼下都要抬头仰望住在五楼的妈妈。

每次离别时妈妈都要趴在五楼的窗口向儿子挥手。

住在这个干休所的人们全都记住了母子俩的这个经典姿势。

万万想不到的是,当胜利的捷报传来的同时,母子俩已经是阴阳两世。

就在那个举国欢庆的夜晚,妈妈知道:儿子累了。

罗妈妈一个晚上都没睡踏实,总是在半梦半醒之中。这位上世纪50年代参军的老战士,自从把儿子交给了祖国,就一直等待着他凯旋的消息。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她更懂得儿子从事的工作是国家机密,她从不过问儿子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

儿子是妈妈的天空!

看见儿子飞得那么高,那么好,妈妈多么放心!

但是这个夜晚,罗妈妈睡不着了。

她开灯,起床。摸摸索索从抽屉里找到了儿子罗阳的出生证,又找出两张“三好学生”证书,这是罗阳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时,学校邮给家长的。

妈妈顺着儿子成长的轨迹,渐渐进入梦乡……

2012年11月25号。一大早起床,罗妈妈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她几次拿起电话,想和儿子说点什么,但军人的职业习惯,使她又放下了话筒。她知道,如此重大的任务刚刚结束,不可以随便打扰他。

上午,罗妈妈忍不住给儿媳王希利打电话。

奇怪啊!希利不在家,是不认识的人接的电话,说是来修暖气的(其实是单位派来布置灵柩的人)。

妈妈立即有了不祥的预感。她有点慌张地给女儿罗明打电话,罗明没接电话。(其实罗阳的姐姐罗明已经和希利在护送罗阳回家的灵车上,已经悲痛到麻木。)

妈妈知道,她的天要塌了!

但是她决不相信有这样的结局。她把家中好吃的东西准备好,把一盆漂亮的蝴蝶兰放在儿子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门厅左侧。她知道,爱好摄影的儿子罗阳,曾经拍摄过的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蝴蝶兰的特写。

妈妈是儿子的大地,是儿子远航的港湾,她要在这里迎接儿子胜利归来!

辨别能力我是欠点火候。经过介绍,我才知道迎接我们的是县委接待办主任晓贤主任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进。

一阵寒暄,王主任、胡部长、汪科长以及秘书小张等一群人簇拥着我们进入酒店大堂。

进入大堂,里面很是富丽堂皇,我顿感家乡的变化。

大堂往里就是一个回廊,转过回廊是一栋中式风格的小楼,雕梁画栋,进入里面是一个雅间,按照明式风格装修,几张明式的桌椅错落有致,旁边竖着几架木雕屏风。

屏风后有两位领导模样的中年人正坐着喝茶,边上紫檀木条几上的大屏幕电视正放着央视一套的娱乐节目。

看到我们进来,两位正在喝茶的领导连忙站起来迎了上来。“江司长,我们领导正等您呢。”王主任说。

其中站在前面的高个子领导大概有一米八的样子,我暗想这就是孙书记了,孙书记可真是一表人才。“这是我们县委秘书长。”王主任侧身引导着说。

又错了,原来这还不是孙书记。

我脑子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真的孤陋寡闻,这县市一级何时也有秘书长这样的职位?

秘书长和表弟似乎也是第一次见面,他从一个精致的的卡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表弟。

“幸会幸会。”表弟连声的客气。

大家分宾主围着一张明式的圆几坐下,我的位置正对着门厅,我移了移椅子,很重,估计是红木的,上面铺着金黄色的缎垫,厚实、软和。

又一阵寒暄。

高个子秘书长说:“孙书记的会议刚好结束,马上过来陪江司长用餐。”

“不急不急!”表弟已经完全是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泰然表情。

服务员上来沏茶,洁白的瓷杯,茶水清绿,喝了一口,稍苦回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我知道这是本地熊山的绿茶。熊山不大,但上面有一片茶园,文景饭店的茶叶都是熊山专供的。

一边品茶一边寻思,想表弟在京城里前几年上下班还是骑单车的,而一个县委书记竟然有这么大的排场,京官与县官各有千秋啊……

这时,王主任匆忙站起来快步向楼梯走去,我估计这次孙书记该到了。

果不其然,楼梯上匆匆走下几个人,很快来到我们桌前。表弟和桌旁的其他领导连忙站起。

前面那位年纪稍大的矮个男人,一把抓住表弟的手:“江司长难得回来一次,我们正好有个会议,让您久等了。”

我顿醒,孙书记终于出场了!

这时,只听得表弟接话:“姚书记,看你们这些父母官这么辛苦,是我们家乡人民的福气啊!”

“啊,姚书记?”我不由得啊了一声。

旁边的胡部长看出了我的疑惑,忙附耳说:“这是县委副书记姚子民。”

哦,原来还不是孙书记!

仍是一阵寒暄。

正寒暄着,楼梯侧旁的电梯门开了,姚副书记和秘书长等几个人突然站起,向电梯口快步奔去。大家都不由得一惊,禁不住地一齐站了起来……

这时,屏风后的电视上传来播音员的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在三点钟		时尚和朝生暮死位于同一纬度	大 家
萨特说下午三点是一天中很奇怪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开始做一件事总是觉得 太早或太晚		只要年轻 什么时代都是高兴	
在这个又痛又痒的向西的房间		古希腊的法官不许应酬 都在做数学题	从前 我的祖国 总是一声不出地蹲在夜色中 静默得像一块石头 等候着开花
在三点钟 在我的三点钟 在我不能与你分享的三点钟		后来 又有人急于钻进笼子 只因上面 有人民的签名	自从明白了 物质世界的问题 要由物质来解决 我的祖国就不再为旧悲伤 浪费新眼泪
我要不要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 把思想的体温降下来?		再后来 有的人忧郁 忧郁就是一个人 有欲望的对象 却失去了欲望本身	于是它一天天强大 令人瞪目
时 尚		直到有一天 你我各自挤在椅子上 没有下巴的笑着	真正的大家 他的作用是贡献不为人知的标准
最近 我穿得有些单调 证明我要反省自己 才把色彩给了外界			我的祖国 现在是个大家

余干。古称干越之地,滨处鄱湖,擅水乡明珠之誉。唐诗人刘长卿有《登余干古城》之佳作传诵千古,山川钟秀,人文是蔚。建县近二千四百年,代有名人,薪火相继。秦汉交替之际,余干人吴芮率百越之长,景从义举,高祖定鼎,吴芮受长沙王之封,稽之史册为赣省第一人杰也;至宋有赵汝愚,状元出仕、官至宰相,刚正立朝,为宗室柱石,后追封福王。至当世有吴官正,出生农家寒门,耕读自励、登杏坛于清华。为学则优,为官则正、则廉、则勤。改革肇始,官于武汉,居专城之职,三镇开放占风气之先,“汉水横冲”,帆送东风,争踞上游,屡有建树,遣爱棠南。旋即移官江西,主政乡梓,献赤子之心,兴利除弊、富民强赣,兢兢业业不敢稍有倦怠。后建双柱于历下,治礼仪之邦,润物无声,教化日隆,贵民重如泰山。爱民者民亦爱之,亲民者

民亦亲之,试玉三日,不负七年之期,由是

“颍下”得选,执掌乌台,纠察百官,整肃吏治。正道直行,惟纲纪之所依皈,护党纪国法以安社稷。至善知止,虚位让贤。退休后,吴氏家人难辞乡党故旧恩惠之请,修葺旧居,依老屋之侧小筑二楹,对庭前空地稍事拓展。傍屋种柳,沿垣植竹,凿池育莲,建亭其上。規制简约,则颇寓深意,名旧居为“枝叶园”。君侯情钟柳竹,其著述中即有《柳与竹之随想》一文。格物致知。

故乡虽不属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但也有好几条河道纵横交错着从村中流过。有的河道较宽,连通着外面的大河;有的河道则较窄,几乎就是小水沟,河岸两边长满灌木、杂草,这样的小河里,既不能行船,也不能洗澡。但这不怎么流动的小河里,鱼虾却多,小时候,我们在此抓虾的情景,至今难忘。

抓虾都是在冬季下雾的早晨进行,所抓的是一种小草虾,大约只有一寸长、米粒粗细。抓虾的工具是一个像漏斗样的扒口,用细密的麻布或塑料网缝制在一个弯曲如漏斗口的木框上,上面固定一长柄。手握长柄,将扒口伸入水中,然后用力按住扒口,从水底向上拉,鱼虾就会进入麻布或塑料网做的“口袋”内而被扒上来,再倒入淘箩内。

为什么要在有雾的冬天早晨抓虾,至今我都不甚清楚,好像是有雾的冬天,气温相对高些,虾们都聚集到了水边,能多抓到虾。抓虾也有技巧,将扒口放入水中向上拉时,按劲既不能大,也不能小,过大,会将水底的泥沙扒进扒口中,过小,扒口压不到水底,浮在半中间,虾会从扒口与河底的间隙中溜掉。所以,抓虾时手上既要有一定的压劲,又要有一定的悬劲,还要注意轻放快提,放重了,会吓跑虾们,提慢了,入了扒口的虾也会逃走。

抓虾的有老人、妇女和孩子。冬天有雾的早晨,一条小河边会有四五个抓虾的人。大家都被雾包裹着,谁也看不见谁,但却听见轻轻地向水中放扒口的“扑通”声和向上提扒口的“哗啦”的水声。也有不小心滑落到水里弄湿了鞋子、衣服而早早回家的;也有一直抓到雾气散尽太阳出来的。有时运气好,能扒半淘箩,也有时只能抓到一点点。

小草虾扒回去后,倒在筛子里,将杂物草屑拣尽,然后放在锅中炒一炒,火不能大,只要虾红了就行。然后再将炒红的虾拿出来摊在筛子里放在太阳下晒。晒干了,用塑料袋装起来,作为做菜的材料。烧豆腐、炒白菜,焖蛋,等等,都可以放一把小虾在里面,味道香极了。扒一冬天的虾,足可以吃一年。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非常珍贵的美味佳肴了。也有的扒了虾舍不得自己吃,拿到街上去卖的。不管价钱贵贱,总可以卖到几个钱贴补家用,甚至可以为孩子过年做上一件新衣服。

我在我们那个村里可以说是抓虾的能手。不但会抓虾,我还会制作扒虾的扒口。村里几个小伙伴的扒口都是我帮他们制作的。后来我发现,帮他们做的扒口越多,抓虾的竞争对手就越多,这对我多抓虾大为不利,所以我就不再帮他们做了。为此,几个小伙伴好长时间都不理我呢。

有一天,雾气很大,天刚蒙蒙亮时,我和弟弟就起床了,我扛着扒口,弟弟拎着淘箩,我们一起来到一条小河边。天气很冷,虽然穿着棉衣棉裤,戴着帽子和手套,还是有点冻得抖抖的。我们找好位置,顺着河边,由南向北,一下一下地抓起虾来。因为抓虾的动作幅度大,又消耗体力,我不一会儿就有点暖起来,额头上甚至冒出了汗,帽子也摘了下来。弟弟却冷,他拎着淘箩跟在我的后面倒虾,手套不好戴,我每扒一扒口上来,不管有虾无虾,虾多虾少,他都要用手翻动扒口的网兜,把虾拣到淘箩里来,手就冻得像红萝卜。弟弟想跟我换,让他扒,让我拣。可他扒了两下,扒不动,方法也没有掌握,只好作罢。我就叫他戴上手套,不要他拣,只要帮我拎淘箩。我自己扒,自己拣,这样虽然慢些,可毕竟免去年幼弟弟的挨冻。

我们弟兄俩就这样在浓雾笼罩的河边抓虾,雾气如牛乳一样飘浮在河面,一会儿稀薄透明,一会儿浓郁稠密,时而洁白如玉,时而灰淡若无,时而从水面上升起,时而又从天而降,变幻莫测,飘忽不定。人置身其中,也变成了雾人,头发、眉毛都变成了白色,身上也像长满了一层白毛。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渐渐变暖,雾气渐渐散去,当我们扛着扒口拎着半淘箩虾离开河边,走回家去的时候,我们的一颗心就像淘箩里蹦跳的小虾,那种欢快与喜悦是旁人所无法想象和体会的。当我人到中年以后,我仍难以忘怀少年时代的这段抓虾的经历。那一片如牛乳样的雾气仍然在我的生命中飘浮,如一幅画,如一首诗,如一支歌。

枝叶园记

□江右布衣

柳性简易,只求一锄之土,一盎之水,落地生根,入土成荫。左公柳引东风度玉门而荫漠北;陶渊明居柳荫养淡泊之志;竹则劲节虚衷,吴公为政常吟咏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诗句。听萧萧之声思民间疾苦,遂尽瘁于民事,竭公仆之所能。方塘之中,田田荷叶,擎雨之珠,晶莹玉润,彰濂溪之高洁。园庭中一枝一叶,可歌、可咏、可风。名其庐曰“枝叶园”,不亦宜乎!待公归里,居停游憩于庭除之中,与乡邻父老,童稚之友,忧乐与共,同话桑麻,其志趣高远、旷达,孰可代乎!县城之东二十里有乌泥镇者,即“枝叶园”在焉。

愚有幸一游,观瞻仰止,不可无记。至于廊柱联语缀玉,堂奥义礼则非愚可妄议也。信笔涂鸦,非敢沾沾于贡瓌,其所冀在砖玉之引,俟后来者之高明,江右布衣志之。时在壬辰,冬月。